

# 大河之北



## 根据地在这里创建

(上接第九版)

###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起点

1937年9月下旬，太行山深处，阜平。土生土长的阜平姑娘范景新，遇到了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自己见到的第一位抗日军人。

此时，日军在华北战场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一路溃退，一位佩戴崭新八路军臂章的年轻共产党人竟出现在阜平这样的深山僻壤之中，令进步女学生范景新甚为惊讶。

她遇到的这位八路军，就是后来的开国上将王平。两年后，两人结为伉俪。

这对红色恋人的浪漫邂逅，并非完全出于偶然。这红对恋人的浪漫邂逅，是在陕西省洛川县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抗战史学会专家组顾问、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谢忠厚介绍，1937年8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迅速越过黄河出师华北。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取得出师华北后的第一次大捷。

平型关大捷刚结束，王平便接到指示，由他和刘秀峰、李葆华三人组成晋察冀临时省委，立即赶赴阜平，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做准备。

阜平，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地面积占75%，山多、坡陡、沟深，西连山西，北连察哈尔，东南连接整个燕赵大平原。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它成为创建根据地的绝佳选择。

“阜平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早在1925年阜平就创建了党组织，1931年还曾建立北方第一个红色政权——阜平苏维埃。”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资料科科长李美静介绍。

群众基础深厚的阜平，使远道而来的八路军很快在这里扎根、壮大。

阜平开辟的根据地，成为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建立的起点，更成为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起点。

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正式宣布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四个军分区。随后，各地区的特委和县以下组织也相继建立。12月，各军分区主力部队均整编为支队。至此，晋察冀边区山区根据地基本形成，阜平便是根据地的中心地区。

2020年10月14日，阜平东南180公里，晋州小樵村。一座新建的人民自卫军纪念馆即将面向公众开放，馆内展陈已经布置完毕，正在紧锣密鼓地粉刷外墙。

83年前的这一天，一位东北军军官，就是在这里召集全团官兵举行抗日誓师大会，烧毁无线电密码本，毅然断绝了同国民党部队的一切电讯联系，成立冀中“人民抗日自卫军”，加入我军的作战序列。

这位几个月前刚刚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东北军军官，就是后来的开国上将吕正操。

这就是改变了冀中抗日格局的“小樵改编”。

此前，受毛泽东委派，孤身从延安到河北，协助当地地下党组织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蠡县籍红军干

部孟庆山，正依靠地方党组织，在多地举办游击战争训练班。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不久，成立冀中区政治主任公署，吕正操部人民自卫军与冀中地方党组织及孟庆山部河北游击军，统一改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任副司令员。至此，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形成。

“冀中、冀热察等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使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这就是广义上的‘晋察冀’。”谢忠厚说，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被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

至今，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展板上，还展示着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第一届议会召开时，聂荣臻为大会亲笔题写的一副对联：

我们屹立在五台山、太行山、恒山、燕山，旌旗指向长白山；

我们驰骋在滹沱河、永定河、潮河、滦河，凯歌高奏鸭绿江。

这副对联，清晰地勾勒出晋察冀的地理位置及其在敌后抗战中的重要意义。

2020年10月28日，太行山南部，涉县赤岸村，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所在地。

蒙蒙细雨中，村北的山丘秋色愈浓。

前来游学参观的邢台逸夫小学的学生们，站在山底矗立的巨大石碑前，静静仰望着邓小平题写的三个烫金大字“将军岭”。

“这本来是座无名小山。1986年，开国元帅刘伯承逝世后，家人遵照其遗嘱，将刘帅部分骨灰安放在这里。随后，开国元帅徐向前、开国上将李达等20位老首长逝世后，相继将骨灰安放于此，这座山由此得名‘将军岭’。”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文研室副主任李美静介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路军一二九师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40年5月底，在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领下，一二九师司令部从山西迁驻涉县常乐村，同年12月4日迁驻涉县赤岸村。

随着冀南、晋冀豫等根据地相继开辟、巩固与壮大，连成一片，广义上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形成。

“抗战时期，河北地跨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三大根据地，为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基地。”谢忠厚介绍，晋察冀、晋冀豫是中共最先在山岳地带创建的两块抗日根据地；冀中、冀南则是中共最先开辟的两块平原抗日根据地。山地与平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立，标志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理论与决策在实践上获得了成功，并成为八路军向冀、鲁、豫三省广大地区和华中中等地实施战略展开的前进阵地。

### 全民敌后游击战的范例

2020年11月7日，涞源与易县交界处，黄土岭战役纪念馆。

展室外，天高云淡，南北两侧山峰绵延，中间一条四五百米宽的山谷中，荣乌高速和241省道顺着山势向西延伸。

岁月峥嵘，山河无恙。

81年前的这一天，一个同样的深秋，号称精锐之师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共1500余人，在我军巧妙诱敌之下，被压缩在这条山谷中，死伤900余人。

这，就是著名的黄土岭之战。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命丧于此。

黄土岭一战，仅仅是八路军敌后作战的一个典型代表。

齐会战斗、大龙华战斗、陈庄战斗以及著名的百团大战……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同时，八路军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华北地区经常抗击和牵制着日军约13.5个师团30万人的兵力。

“河北是敌后华北抗战的主战场之一，是联系延安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及东北抗日联军的关键，不仅在军事上、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而且使日本法西斯既无法抽兵北攻苏联，也不得不推迟南下开辟太平洋战场的时间。”谢忠厚表示，河北是坚持华北敌后和全国持久抗战的坚强堡垒，是对日反攻的前进阵地。

大战之外，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还创造和开展了多种机动灵活的战法。

1941年8月，黄土岭以南100公里，曲阳县中佐村、口头村一带。

日伪军正列队快速接近。

敌人在沟口停下的一瞬，“啪”一声枪响，一名军官应声落马。眼见山顶冒出几缕硝烟，鬼子吼叫着爬至山顶，却不见人影。这时，南山梁上又几声枪响，鬼子返身扑去，一无所获……当敌人气喘吁吁地在山脚下的一汪清水边休息时，“轰”的一声巨响，倒下一片……

这次战斗，曲阳县尖地角村党支部书记、民兵队长李殿冰，只带了3个民兵，就打死打伤30多个敌人。

忽来忽去、时聚时散，如同麻雀啄食，避实击虚，相机而动，这就是麻雀战，被称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创造的15种特殊战术之一。

“曲阳，西北高东南低，六山一水三分田，是典型的半山区县，麻雀战以少胜多的战绩，源于对山地地形的巧妙应用。”李殿冰的孙子李孟章一语点破麻雀战的精髓。

河北地理单元丰富，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抗日战争中，根据地军民因地制宜创造的游击战法，在燕赵大地留下独特的人文历史景观。

2020年9月，国务院公布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位于峰峰矿区山底村的冀南山地地道遗址位列其中。

这是继清苑冉庄地道战遗址后，我省被列入该名录的第二处地道遗址。

从地处太行山南段东麓的山地平原过渡地带，到沃野千里的冀中平原，两处地道遗址相距300多公里，足见地道战之普遍。

“电影《地道战》拍摄之初，正定高平、峰峰山底、清苑冉庄……我们曾到河北20多个村进行了大量的采访，电影里的各种地道样式、作战方法，是我们集合了好几个不同地方的素材，经过艺术加工而展现出来的。”已故的电影《地道战》导演任旭东生前接受本报采访时曾道出这样一番实情。

时至今日，北起北京南郊，西到保定中部偏南，东到沧州以西、廊坊偏南，南至衡水北中部地区以及邯郸地区，仍存在着一条抗日地道遗址带。

地势坦荡辽阔、占河北总面积43.4%的平原，厚度达300米—600米的土层为这条“地下长城”提供了最坚实的支撑。

河北抗战，被誉为全民敌后游击战的范例，这份殊荣，并不仅仅是因为河北创造了多种游击战法。

如今94岁高龄的山底村民董伏吉，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一名护村自卫队队员，主要负责在村口埋地雷。虽然他当时只有十几岁，但在30多个自卫队队员里却是年龄最大的，“再大点儿的能当民兵，能走的都走了。”

自卫队、县大队、区小队……无论是晋察冀还是晋冀鲁豫，当年到处都有这样的脱产、半脱产的民兵组织，他们主要负责武装保卫本土，配合主力作战，必要时也可补充或升级为主力部队。

他们，拿起枪是战士，放下枪是农民。

夺取战争胜利最深厚的根源，正蕴含在这之中。

### 中国抗日战争的“坚强堡垒”

1941年开春的一天，夜幕降临。

深泽县铁杆镇后马里村村民赵小柱、李庆周、赵文全目不转睛地盯着平汉铁路上的风吹草动。

和他们一起的，是一支2万多人的运粮队伍。他们每个人的肩上都鼓着一个又粗又圆的布袋——有偏在一个肩头上的，有两套头套在脖子上的。每条布袋里装的，是40斤小米。

离铁路越近，气氛越是紧张，接力式的口令不断由前向后传去：

“离铁路还有20里！”

“还有几里了！”

“不要吸烟，咳嗽时把嘴用袖口堵住……”

在被日本人视为交通大动脉的平汉铁路两侧，“护路沟”足有两丈深、两丈宽，每隔1公里左右就设有岗楼，装甲车不断地在铁路上来回巡逻，还有不少百姓被强制在沿线轮班打更。

当天傍晚，运粮队从当时的定南县东里村出发，在夜色掩护下，要择机跨越铁路，狂奔几十里，赶到目的地——大卢村。最终，这些粮食被源源不断地供应到百团大战前线。

这就是鲜为人知的冀中大运粮。

“东里村、大卢村，可能均不是真实村名，且可能是某村的一带地方。东里村，有可能是现在定州的东里元村一带，大卢村可能是曲阳留百户村一带，这在今天，已很难查清。这段回忆，是南线运粮的后半段，在历史上更为艰难，往往只有领队等极少数人才知道真实地名。”谢忠厚解释。

1939年，晋察冀边区遭遇特大水灾，地处山区的北岳区出现了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到1940年更为严重。而边区的冀中平原在水灾后恢复较快，为帮助北岳区渡过困难，晋察冀边区政府决定将冀中平原的粮食向西山区调剂。

从1940年7月到1941年4月底，先后有冀中62万民兵穿越敌人封锁线，靠车拉肩扛运送了2000万斤军粮，其中160余人为了运粮献出了生命。大运粮极大地改变了边区的物质条件，保证了主力部队的行动，也为后来的“百团大战”提供了粮食保证。

这只是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艰难奋争的一个小小的侧面。

“晋察冀敌后根据地能在敌人腹心地区建立、发展、壮大，本身就是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阎丽表示。

晋察冀是联系华北、东北乃至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枢纽，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更是建立在抗日斗争的最前沿，严重威胁着日军后方统治的安全和日军南下运兵和运送给养、北上运输掠夺资源的生命线。

这片土地，是除东北三省外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摧残时间最长的地区，却也是日军始终未能彻底征服的地区——日军掠夺资源粮食的计划经常被破坏，日军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的设施经常被攻击，神出鬼没的游击战让日军日夜难安、疲于奔命。

这片土地，始终与盘踞在东北的侵华日军兵锋相接，横亘在东北与华中之间，令日军南下进犯如鯨在喉。

据不完全统计，日寇对关内中共抗日根据地万人以上兵力的“大扫荡”达50次左右，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涉及河北。《小兵张嘎》的作者、曾担任冀中六分区锄奸科干事的徐光耀回忆，他当年不止一次听老红军说：“就是长征，所经历的也没有这些‘扫荡’残酷！”

1941年秋季，日军对晋察冀北岳区和平西区进行了著名的“铁壁合围大扫荡”，这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在华东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时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的冈村宁次在日记里写道：“我们以65%以上的兵力对付共产党，以35%的兵力对付国民党……”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敌后无大战’的论调，纯粹是对历史的一种误读。”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一处二级调研员王林芳表示，“华北各根据地的历次‘扫荡’与反‘扫荡’斗争，无论从兵力规模、持续时间以及战略意义上看，都不亚于正面战场的各大战役、会战。”

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艰难中发展壮大，一批批优秀的燕赵儿女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地走向全国战场。

2020年10月8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一团金银口镇。

在这个距离河北3000多公里的小镇上，有一个以河北平山命名的小区——平山小区。

其实，这千里之外的缘分只因为一个光辉的名字——平山团。

平山团，抗战时期，全国唯一由一县组建整团并直接编入八路军主力的部队，曾被聂荣臻誉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平山团这支曾南征北战的英勇铁军随部进驻阿克苏，自此再也没有离开祖国那片西北边陲。

平山团组建时，距离“七七”事变只有4个多月，短短一个月零三天，全县有1700名青壮年赶来参军，其中1500多人组成了平山团。“聂荣臻受命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总兵力不过3000人，1500人，相当于它的一半。”王林芳介绍，档案资料显示，8年抗战中，当时只有25万人口的平山县为八路军各部队输送优秀儿女12065名，占当时青年男子的15%。

从河北大地走出来的不仅仅是平山团。

抗战时期，河北各地群众踊跃参军，还组成了整建制的阜平营、灵寿营、回民支队等。河北，是八路军最稳定的兵员补充基地。到抗战胜利，晋察冀所属正规部队由3000余人发展到32万人，民兵从无到有，发展到90万人；晋冀鲁豫所属正规部队由9000人发展到30万人，民兵发展到40万人。

(下转第十一版)

▼河纵纵横的白洋淀。抗战时期，当地军民因地制宜开展水上游击战。

新华社记者才扬摄

